

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

前 言

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在北欧文学中也是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房间》是瑞典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戏剧创作《朱丽小妹》把自然主义戏剧发展到一个完美的阶段。尤其是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通常称作“地狱危机”)之后,他写出了一系列的优秀现代主义剧作,为欧洲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斯特林堡的创作在欧洲各国都不乏追随者,如法国的萨特,俄国的高尔基,美国的尤金·奥尼尔。时至今日,他的作品无论在瑞典本土,还是在欧洲各国,都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几部主要剧作,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舞台上久演不衰。

斯特林堡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来自诺尔兰省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经过商,也当过轮船经纪人。后来这个家庭逐渐衰落。斯特林堡的母亲曾是他父亲的女仆,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他们才正式结婚。这桩婚事当时被认为是屈就婚姻,所以斯特林堡后来自称是“一个混血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在他的作品里却很少有对下层阶级的同情,特别是在他成名后,其表现更像知识贵族。他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芬兰伯爵家庭出身的希丽·冯·埃森,第二位是奥地利贵族出身的女记者弗丽达·乌尔,第三位是挪威著名女演员哈里叶特·鲍赛,最后都不欢而散。他的一生充满矛盾、痛苦和孤单。

斯特林堡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激进的,但是在妇女问

题上却很保守。他曾著文嘲讽易卜生的“玩偶文学”。他指出，如果妇女都像娜拉那样不负责任地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地狱危机”以后，他的观点更走向极端，攻击上层阶级妇女与妓女没有什么区别，说她们是把自己“一次性”出卖给男人，而妓女是分几次；上层阶级妇女参加工作是以牺牲其他妇女作为代价，因为她们家里要雇用女佣。在他的部分作品中，女人成了通过婚姻利用男人的寄生虫，并且要千方百计打入作为家庭赡养者男人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斯特林堡在妇女问题上，有很多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提出的两性矛盾将困扰着现代社会，确实具有预见性。

一八九三年以后的四年，他侨居欧洲大陆，主要住在柏林和巴黎。在这期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想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企图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一八九四年八月，他从德国赴巴黎继续他的实验。同年十月他与刚刚结婚几个月的第二个妻子弗丽达·乌尔离了婚。由于孤独、贫困以及大量阅读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书籍，他产生了一次精神危机。他觉得自己的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杀死他。在恐慌中他从一个旅馆跑到另一个旅馆躲藏，最后回到瑞典的隆德。后来他写下了这次精神危机的经历，书名为《地狱》。人们称这次事件为斯特林堡的“地狱危机”。在有关斯特林堡的著作中都反复提到这件事，原因是在他神经恢复平衡以后，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现代主义戏剧作品。在这些忏悔和自新的作品中，他在带有现实观点的梦境中刻画了自己忏悔以前和忏悔期间的形象。在《到大马士革去》三部曲中，他自己（“陌生人”）被迫——就像萨奥鲁斯曾去大马士革一样——向“无形者”屈服。第一部描写自己在“皈依”以前的非神圣状态，写得扣人心弦。瑞典评论家马丁·拉姆说：“戏剧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灵魂的斗争写得这

样具体”。评论家把《一出梦的戏剧》看作是《到大马士革去》的续篇，作家本人也称这部作品为“我最满意的剧作、我最大的难产儿”。该剧场面变化万千，有如梦境一般，整个剧都笼罩着一种超然的气氛，是作家最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品，昔日的自然主义风格荡然无存。

斯特林堡因为《结婚》第一集中的《德行的酬报》有下列内容而被控违反出版法：

牧师用赫格斯切特商店六十五厄尔一壶的法国皮卡顿酒和列特斯特罗姆商店一克朗一盒的玉米薄饼进行恬不知耻的欺骗，装模作样地把他给的这些东西称为一千八百多年前就被处死的、蛊惑民众的拿撒勒人耶稣的血和肉……

为了应诉，他被迫短期回国。虽然陪审团判他无罪，但宗教界仍然把他视为仇恨上帝的人。斯特林堡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有“忏悔”的表示，特别在“地狱危机”以后的作品中似乎已经屈服于神了，实际上他只是说一说。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神论者。

《红房间》是斯特林堡的成名作，在瑞典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第一部用瑞典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瑞典的作家们写的长篇小说都是模仿外国的作品。但是严格地说，这部作品没有对人物个性的突出描写，也没有长篇小说的严密结构，作家还没有掌握对环境和人物作细致刻画的自然主义的技巧。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有批判社会的特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瑞典充满尔虞我诈的时代，特别是在商业领域。作者对一家海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追逐利润、投机倒把，腐化也扩展到新闻、出版、宗教和慈善事业，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充斥政府机关和国会。小说第一章用印象

主义的技巧描写从莫塞山俯瞰晨光中的斯德哥尔摩，是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章节，一直是瑞典中小学课本的范文。

从欧洲人的观点看，斯特林堡在戏剧领域里做出的贡献最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作，其中具有古典悲剧感染力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固定结构的《父亲》以及其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杰作《朱丽小姐》。在后一部作品中，斯特林堡采用了“三一律”原则，按照左拉的观点，它是为达到自然主义真实性所必须的。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为了简化戏剧艺术所做的努力，比如，他认为现代人是复杂多变的，在舞台上要如实地表现这一点，因此要取消千人一面的特性描写；台词也应力求真实，要避免故意提一些尽人皆知的愚蠢问题。戏剧要求简短而无情节，重点应放在心理活动方面。公正地说，斯特林堡是欧洲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这一点后世的戏剧大师们，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等人都有肯定的论述。

在斯特林堡这个时期的戏剧作品中还有了一种心理学因素。一八八〇年前后，他对法国心理学家泰奥杜勒—阿芒·里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里博认为，人的个性不是由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很多同时起作用或互相矛盾的特征来决定的。在健康和正常人身上，这些不同的特征紧密地连在一起，彼此协调。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神经的各个方面都遭受了某种破坏，达不到协调一致。这些人是弱者，生存能力较低，健康的人则是强者。强者可以通过“头脑的斗争”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意志，按强者的意志行事。斯特林堡把这种过程称之为“思想传导”。在《父亲》和《朱丽小姐》中都有这样的描写。

一九〇六年斯特林堡和年轻的演员兼导演奥古斯特·法尔克商定共同建立瑞典第一个室内剧场，第二年这项计划就实现

了。在此之前，室内剧场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欧洲大陆各国。创作室内剧的想法是受室内音乐启发而来的。按照斯特林堡的说法，室内剧的主要特征是“形式小巧，主题简单，描写细腻，人物少，观点要宏大，想象要自由，但是要建立在观察、经历和细心研究的基础上，简单，但是不能为了简单而简单，不要大型道具，不要过多的配角”。

在建造室内剧场计划的激励下，斯特林堡于一九〇七年连续创作了四部室内剧：《暴风雨》、《被烧毁的宅基地》、《鬼魂奏鸣曲》和《塘鹅》。这四部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用象征性手法描写现实中的一些日常琐事并带有梦境色彩。其中《鬼魂奏鸣曲》最为出色，首演式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日在室内剧场举行。当时瑞典的批评家们对斯特林堡的奇特技巧提出了疑问。不过瑞典文学院士布·贝里曼对作品的独特之处有所感觉，他说：“这部剧作在作者的想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梦，从演出来看，这个梦是极容易破灭的。不论是对白还是表演都带有想象，然而让人感到都不失去与现实的联系。”早在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作者在致一位演员的信中就《鬼魂奏鸣曲》的背景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我请求您把我的新剧作像往常一样，只当作别人和我自己的生活拼凑起来的镶嵌画来看，但是请不要把它们看作自传或忏悔。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是杜撰的，不是说谎。”这部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室内剧有着现实、梦境和童话的特征，从通篇来看，批评社会的内容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斯特林堡这个时期的中心思想过程：犯罪——惩罚——赎罪。作品中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因此都要受到惩罚，都要在罪恶面前赎罪。

斯特林堡与中国还有一段“缘分”。一八七四年斯特林堡得到了“皇家办公厅”图书馆馆员的职务。人们也许有意为难他，

让他为皇家图书馆编写中国图书目录，这在当时的瑞典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斯特林堡经过刻苦钻研，奇迹般地完成了。在今天的瑞典汉学家眼中，他对瑞典语中“P”这个字母与汉字中偏旁“丩”所作的比较是“可笑和危险的”，然而后世仍然公认他是该国第一位汉学家。

斯特林堡是一位疯狂的天才作家。在戏剧的结构和个性的描写上，他不具备易卜生那种严密的逻辑性和连贯性，然而他有更强烈的感情、更自由的想象、对人类的基本天性有更深刻的了解。这部选集收编的作品是斯特林堡各个时期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朱丽小姐》、《鬼魂奏鸣曲》和《一出梦的戏剧》是按新版本重新译出的，《红房间》也经过了修订。

斯特林堡是瑞典文学史上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评论上一个世纪的外国作家也应如此。吸收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无疑是明智之举。

李之 义

一九九八年四月

目 次

红房间	1
朱丽小姐	335
一出梦的戏剧	399
鬼魂奏鸣曲	479

红 房 间

张道文译

Røda rummet

根据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AB

1967 Stockholm 译出

目 次

第 一 章	斯德哥尔摩鸟瞰	5
第 二 章	兄弟之间	18
第 三 章	里尔燕斯的居民	27
第 四 章	主子和走狗	42
第 五 章	出版商	63
第 六 章	红房间	74
第 七 章	效法耶稣	92
第 八 章	可怜的祖国	99
第 九 章	出卖灵魂	113
第 十 章	《灰衣报》的内幕	119
第 十 一 章	快乐的人们	130
第 十 二 章	特利登海上保险公司	142
第 十 三 章	枉费心机	153
第 十 四 章	苦艾酒	163
第 十 五 章	凤凰戏院有限公司	178
第 十 六 章	“白山区”	191
第 十 七 章	人情味	206
第 十 八 章	虚无主义	210
第 十 九 章	从新坟场到诺巴加	222
第 二 十 章	奉献活祭	235
第 二 十 一 章	一个落水的人	241

第二十二章	艰难的时日	249
第二十三章	接见	257
第二十四章	《瑞典》	265
第二十五章	最后一次卖文	285
第二十六章	书信一束	302
第二十七章	重新做人	311
第二十八章	死后之音	315
第二十九章	回顾	325

第一章 斯德哥尔摩鸟瞰

五月初旬，傍晚时候，莫塞山头的小公园还没有开放，里面的花坛连土也没有翻松过；只有那一簇簇的雪花从隔年的积叶底下钻出头来，然而这些雪花也正要结束它们短促的生命，准备把地位让给那些娇羞善感、正向那光秃秃的梨树企求庇荫的番红花。紫丁香只等南风一到，就要开花了；而那些菩提树的饱满蓓蕾已经开始绽出可爱的毛茸茸的嫩叶，引得那些在树丫上用地衣做窠的金翅鸟在它们上面飞来飞去。自从冬雪融化以来，园里面的石子路上还没有人的足迹，所以鸟兽和花木都还过着宁静的生活。成群的麻雀也在园里啄取渣滓，以后又把它们藏在航海学校的屋檐下面。为了争夺去年秋天留下来的一点焰火的碎渣儿，它们不惜打得吱吱喳喳；它们在小树上啄取防冻的稻草，那些小树是去年从玫瑰谷的园艺学校迁来的——麻雀的眼睛真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在亭子里，它们可以找到些破布片；在凳子脚的横条榫眼里，它们拉出一团团的狗毛来，那还是去年的约瑟菲娜日^①留下来的，因为过了那一天，一直就没有狗在那儿打过架。总之，这里有生活，也有斗争。

太阳留在百合洲的上空，它的光芒像扫帚般投射到东方：从巴格海峡出发，迅速穿过暮霭，直到武士湾，然后高升到武士洲教堂的十字架上；从那儿又横渡到日耳曼教堂的陡斜屋顶上，把

① 即八月二十一日。按瑞典日历，这是纪念约瑟菲娜的日子。

停泊在码头边那些小艇上的三角旗照得通明闪亮，也将海关的窗户和丽汀岛森林照耀得灿烂辉煌。最后，阳光变成了一片玫瑰色的云彩，渐渐地消失在遥远的海空。接着，风从海空刮起，顺着落日同样的路线吹回来：经过瓦克索尔摩，越过海口要塞和海关，沿着喜克拉岛直入马洲背后，掠过夏季游乐场；忽然像吃了一惊似的，从那里折回，继续吹到丹麦湾，沿着那充满煤炭、柏油和鲸油气味的南岸疾扫过去，不料同市政厅撞了个满怀；最后，吹到莫塞山头，直捣公园，恰好一头碰在公园餐室的墙壁上。正在这当口，一个女侍者把窗户里面糊的纸条撕掉，同时将窗子打开了。一阵烤肉的油腥气和撒在地上的啤酒味道，叫人闻着难受；还有里面的枞树枝和锯木屑也随风吹得老远。那女侍者正用鼻子呼吸新鲜空气的当儿，没料到窗子上挂的那些伏牛花呀，玫瑰叶呀，还有亮晶晶的小装饰品呀，统统给风刮走了，像跳圆舞似的沿着石子路上盘旋。这么一来，那些麻雀和金翅鸟马上也参加了这个舞会。它们发现了这些东西之后，对于做窠的材料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了。

那个女侍者继续收拾着里面的窗户。过了不久，一个青年从餐室里走出来，到了公园里。他穿戴朴素，但很整洁；他的相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眼神显得忧郁愁烦。他一走出那狭窄的地下餐室，眼前豁然开朗，那忧郁愁烦的眼神随着便消失了。他掉过身去，迎风敞开大衣，作了好几次深呼吸，这才觉得心胸舒畅。然后，他沿着那道临海的栅栏踱来踱去。

在他下面远处，便是那刚刚苏醒的都市。那儿乱哄哄的响成一片：斯德茨哥登港的汽力起重机发出轰隆的旋转声，火车站的铁轨发出喀喳喀喳的行车声，看守水闸的人嘘嘘地吹哨子，停靠码头的轮船呼哧呼哧地向上冒着蒸汽，国王山的公共汽车在鹅卵石路上颠簸疾驰，渔夫街上喧嚣叫嚷，水上风帆招展，旗帜

飘扬，也有海鸥的尖叫声，码头上发信号的喇叭声，南铁广场噼噼啪啪的来福枪声，还有玻璃厂街上工人们走路的啪嗒的木鞋声。总之，从这一切可以感到生气与活力。同时，这一切也好像唤起了这个青年的活力，因为他脸上忽然现出一种反抗的神情，流露出求生的欲望和决心。当他靠着栅栏俯瞰脚下的都市时，他好像在窥探一个敌人；他的鼻孔张大了，眼睛里冒出火星；他举起紧握着的拳头，仿佛要向那个卑怯的都市挑战，又好像是对它示威。

这时卡特丽娜教堂的钟声正报七点，马利亚教堂的钟用它的尖厉的声音应和，大教堂和日耳曼教堂也用低沉的钟声响应。接着，全市报时的钟声响彻了整个夜空。当这些钟声陆续停息之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有最后的一阵钟声，听来仿佛是悠扬的晚祷声。这钟声与别的钟声不同，它的调子很高，声音又圆，而且节拍也快——的确是这样！这个青年人静静地听着。那最后的钟声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因此竭力想找出声音的来处。过了一会，他的脸色温和起来，同时现出一种孤苦伶仃的孩子神气。他本来就无依无靠，因为他父母就躺在克拉亚教堂的墓地里，也就是那发出最后钟声的地方；他本来就是孩子，因为他不管是真是假，至今还是什么都相信。

克拉亚教堂的钟声停止了，可是他还在那里呆呆地出神，直到石子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这才把他惊醒了。一个矮小的男人沿走廊朝他走过来，那人长一脸络腮胡，戴着眼镜；对这个人说来，戴眼镜与其说是由于眼睛不中用，倒不如说是为了好看给别人；一张诽谤人的臭嘴，却偏偏老是装得出言委婉，脾气随和；他头戴一顶压得半扁不扁的帽子，身穿干干净净的大衣，可是大衣上的扣子却残缺不全；他的裤子东扯西绊，活像两幅下半旗志哀的旗子；他的步态，显得既自信又懦弱。从他那不伦不类的外

貌看来，你简直无法推测他的职业或年龄；说不定你很可能当他是技工，或者是个公务员；说到年龄呢，他好像是在二十九到四十五之间。不管怎样，当他看到了他正要会见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因为他把那顶半扁不扁的帽子举得特别的高，而且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笑容可掬的样子。

“地方推事，我该没叫您久等吧？”

“没有；报时钟刚刚敲过七点，您来得很准时。斯特鲁夫先生，承您光临，我很感谢。我必须承认，这次跟您见面，对我非常重要，差不多可以说，我的前途就靠这次的会谈来决定——”

“哎哟！”斯特鲁夫先生眨了眨眼皮，因为他来的唯一目的只是希望对方请他喝杯搀香料的甜酒；除此以外，为了种种缘故，他不愿意谈什么正经事情。

“为了可以痛痛快快地同您谈一谈，”地方推事接着说道，“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咱们就坐在外面喝一杯甜酒吧——”

斯特鲁夫先生一面道谢主人的款待，一面用手捻了捻右脸上的络腮胡，随后又小心翼翼地把手按了按。看那样子，他已经很不自在了。

“首先，我要请您别再叫我地方推事了，”青年人继续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地方推事，不过是地方推事的陪审员罢了；从今天起，就连这个陪审员的职位我也没有了，只是个法尔克先生——”

“怎么？”斯特鲁夫先生一听这话，仿佛失去了一个有身份的熟人，可是他仍旧保持着他那和蔼可亲的神气。

“您是一位富有自由思想的人——”

斯特鲁夫先生本想插嘴，把自己的身份讲出来；可是法尔克不停地往下说：

“您是那大公无私的《红帽报》的工作人员，所以我才向您

请教——”

“别客气，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

“对工人问题和我们心里想说的许多其他问题，您都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论文，这些我在《红帽报》上都拜读过了，非常佩服。这个报纸创办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我们认为它的三周年纪念非常重要，应该用罗马数字把这个‘三’字大书特书，因为新的理事会就要为这个意义重大的三周年纪念召集会议了，那么我们的希望也就快成为现实了。在《农民之友》的‘重要政治家’栏里，我也拜读过您和您的同事们的那些了不起的传记和言行。你们这些伟大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出身，因此，老百姓长久梗在喉咙里面的一块骨头，好容易如今总算让他们吐出来了。您是一位进步分子，因此我特别敬重您！”

斯特鲁夫听了这一番触电一般热烈的言辞，不但不兴奋愉快地接受，反而神色暗淡起来。他再也等不得了，便急忙地开口道：“像您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又是地方推事，还能这样自谦，叫我听了真高兴。可是就另一方面说，像这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点使人伤心的事情，咱们又何苦提起它来自寻烦恼呢？瞧，现在正是初春季节，树木都抽枝发青，花卉都含苞待放，和暖的太阳照耀着整个大自然。咱们呢，又在这个公园里，也就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趁着这个良辰美景，还是让咱们心情愉快、安闲自在地喝酒吧。对不起，不是我倚老卖老——因此——所以——我也许可以提议，咱们以后不用客套，彼此就称呼‘你’吧。”

法尔克本来怀着满腔热情，如今听了这番话，好像一桶冷水泼在头上，觉得凉了大半截。他对斯特鲁夫不用客套的提议，也就冷冷淡淡地接受了。这么一来，他们两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在那儿，彼此无话可说，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却说明了这次的约